

神奇的网



神 奇 的 网

〔美〕 怀 特 著

春 心 柳 水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浏文

封面设计：范 苹

广 隶

神 奇 的 网

〔美〕怀 特 著

肖 心 柳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4 10/16·字数 85,0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300

统一书号：10093·420

定价：0.37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早饭前	1
第 二 章	维波尔	7
第 三 章	逃跑	11
第 四 章	寂寞	20
第 五 章	夏洛特	25
第 六 章	夏天	33
第 七 章	不幸的消息	38
第 八 章	家庭谈话	41
第 九 章	维波尔吹牛皮	44
第 十 章	臭弹的爆炸	53
第 十 一 章	奇迹	62
第 十 二 章	会议	68
第 十 三 章	新的进展	73
第 十 四 章	多连医生	83
第 十 五 章	蟋蟀	90
第 十 六 章	赶集	94
第 十 七 章	伯伯	103
第 十 八 章	凉爽的傍晚	109
第 十 九 章	蛋羹	114
第 二 十 章	胜利的时刻	123
第 二 十 一 章	最后一天	129
第 二 十 二 章	和煦的风	135

第一章 早 饭 前

“爸爸拿斧子做什么去了？”芬茵坐下来准备吃早饭的时候问妈妈。“到猪舍去了。”阿雷伯夫人回答道。“昨夜有几只小猪崽生下来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要拿斧子，”只有八岁的芬茵继续问道。

“是这么回事，”妈妈说。“有一只猪崽畸型，发育不全。又小又弱，恐怕养不活，所以你爸爸决定把他处理掉。”

“处理掉？”芬茵尖叫起来，“你的意思是要把他杀死？只是因为他比其他猪崽小？”

阿雷伯夫人将一盘奶油放在桌上说，“别叫，孩子！你爸爸是对的，这只小猪早晚是要死的。”

芬茵跳离椅子冲出门外。院子里的草地是湿漉漉的，大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芬茵追上爸爸的时候，跑鞋全都湿透了。

“请不要杀死他，”她呜咽着，“那是不公正的。”

阿雷伯先生站下来，爱抚地对小芬茵说：“你不懂，这是大人的事。”

“我不懂？”芬茵喊道，“这是生死悠关的大事情，而你却要我不管。”眼泪泉水般地涌向她的双颊，她抓住斧子，想从父亲的手中夺过来。



“芬茵，”阿雷伯说，“我比你更懂得怎样饲弄小猪。一只畸型的猪崽会给喂养增添许多麻烦，快走开。”

“可这是不公正的呀！”芬茵哭着说，“一只猪生的小这能怪他吗？那么要是我生下来也很小，难道你就要把我杀死不成？”

阿雷伯先生笑了。“当然不会，”他慈爱地看着他的女儿说，“一个小姑娘是一回事，而一只瘦小的猪却是另一回事，

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看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芬茵回答时双手仍紧拽着那把斧子不放。“这是我从来也没听说过的最不公平和最可怕的事情。”

一阵尴尬掠过约翰·阿雷伯的面部，他差一点控制不住自己要哭了出来。“好吧，”他说，“你先进屋去。我把这只小不点给你抱回来，让你用奶瓶象喂婴儿似的喂养他，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一只难养的小猪崽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半小时后，阿雷伯先生捧着一个纸盒进屋来了。这时芬茵正在楼上换鞋。早餐已经摆好，室内混杂着咖啡，熏肉和火炉余烬的烟味。

“把猪崽放在她的椅子上！”阿雷伯夫人说。阿雷伯把纸盒放在芬茵的座位上，就走向洗手盆洗手，然后用环状毛巾（注一）擦干了双手。

芬茵缓慢地走下楼梯，双眼哭得红肿，当她走近自己的椅子时，纸盒晃动起来并发出一种骚动的声音。芬茵看了一下父亲，然后揭开盒盖，里面那只“新生儿”小猪正抬起头朝她看。那是一只小白猪。阳光透过他的两只小耳朵，使它们变成了粉红色。

“他是你的，”阿雷伯先生说，“挽救一条快死的小生命，上帝，原谅我的愚蠢吧。”芬茵象被磁石吸住一样地看着这可怜的小生命，“哦，”她低语道，“噢哟，瞧他！是多么完美的小东西啊。”

注一：两头缝结，套在轴上用的滚筒毛巾。

她小心地盖上了盖，先吻了一下爸爸，又吻了一下妈妈。然后又把盒盖打开，抱出小猪崽，紧贴在自己的面颊上。就在这时，比她大两岁的哥哥阿伟莱进屋了，他全副武装，一手拿着枝汽枪，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木制匕首。

“那是什么？”他探询地问，“小茵在弄什么？”



“她请来一位客人吃早饭。”阿雷伯夫人说，“快把你的脸和手洗一下去，阿伟莱。”

“我先看看这个！”阿伟莱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枪，“你把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叫作猪？我看他是一个最好的猪标本，他都没有一只小白鼠大呢。”

“洗脸吃早饭去，阿伟莱！”妈妈说，“学校的汽车只有半小时就要来了。”



“能不能也给我一只小猪，爸爸？”阿伟莱问。“我只给早起的人分发小猪，”阿雷伯说，“芬茵黎明前就起来了，想要改变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结果，她现在得到了一头小猪。当然，这不过只是一头小猪。但却表明一个动作敏捷而又早起的人一下床就得到的好处，好了，让我们快吃饭吧。”

芬茵在她的小猪没喝牛奶前怎么也吃不下饭。阿雷伯夫

人找来一个婴儿奶瓶和一只橡皮奶嘴，她往瓶里倒了些热牛奶，套上了奶嘴，递给了芬茵说，“给他吃早饭吧！”

一分钟后，芬茵坐在厨房一角的地板上，把小婴儿放在两膝之间，教他怎样吸奶，小猪虽然很弱小，但胃口却很好，很快就学会了咬住奶嘴。马路上传来了学校汽车的喇叭声。

“快跑！”妈妈命令着，从芬茵手中抱过小猪，又往她手里塞了块油饼。

阿伟莱背起汽枪，抢了块油饼，向马路冲去，钻进了车厢。芬茵一点也不去注意车里的其他人，刚坐下就向窗外凝视，全神贯注地想着小猪的事情。多么美妙的世界啊！她有幸完全独立的来照料一头小猪。想着，想着，芬茵用她所能想到的最美的名字在给小猪起名，车子开到了学校。“就叫他维波尔吧！”她对自己低语。

正当她还在想着小猪的事情的时候，老师提问她，“芬茵，”“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维波尔，”芬茵梦幻般地回答。同学们都吃吃地笑起来了，芬茵羞红了脸。

第二章 维 波 尔

芬茵喜欢维波尔胜过一切东西，她喜欢抚摸他、喂他、放他去睡觉。每天早晨当她一起来，就热牛奶，给他系围巾，喂奶。下午当校车一停在她家门口时，她就跳下车，奔向厨房去为维波尔灌好另一瓶牛奶，等到晚上回来时给他喂晚饭，临上床前还再喂一遍奶。她午间在学校不回来的时候，阿雷伯夫人替她喂奶。维波尔爱喝牛奶，再没有比当芬茵拿来热奶喂他的时候更叫他高兴的了。他总是站起来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她。

最初几天里，维波尔住在厨房里靠近炉子的一个盒子里。以后由于阿雷伯夫人的抱怨，他就被放到了一个大箱子里。两星期后就移到室外去了。那时苹果树正在开花，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阿雷伯先生为维波尔在苹果树下开辟了一座特殊的小院子，并为他制作了一个更大一些的铺满稻草的木箱，清理了棚门前的道路，这样，只要他高兴，就可以随便地进进出出。

“晚上维波尔不会感到冷吗？”芬茵问。

“不会的，”父亲回答，“你要注意他做些什么。”

芬茵手里拿着奶瓶坐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维波尔向她跑去。在他吸吮牛奶时，芬茵为他端着奶瓶。当他吮完最后一滴牛奶时，他发出食后的哼哼声，睡意浓浓地走进了木

箱。芬茵从小门向里面看去。维波尔正在用鼻子拨弄着稻草，不一会儿他就在草中挖了一个洞。他爬进了洞里，全被草盖上了，再也看不到他。芬茵感到喜悦。她很放心，因为她的婴儿睡觉时盖着“被”，不会着凉。

每天早晨维波尔和芬茵都在大道上散步，而且和她一起等校车。她总是向他挥手告别，而维波尔则站在那里目送着汽车消失在转弯处。芬茵在学校的时候，维波尔就被圈在他



自己的院子里。但是芬茵下午一到家，她就把他放出来，维波尔到处跟着她。芬茵进屋，他也进屋。芬茵上楼，维波尔就在楼梯口一直等到她下来为止。芬茵推着童车里的玩具娃娃散步，他也跟在后面。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候维波尔会感到疲劳，那时芬茵就把他放在童车里的娃娃身旁。维波尔喜欢坐车。如果特别累，他就钻进娃娃的毡子里闭上眼睛睡一觉。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特别惹人喜爱，因为他的睫毛长得出奇。娃娃也合上了眼，芬茵总是慢慢地，轻轻地推着她的童车，唯恐把她的婴儿们弄醒。

一天下午，芬茵和阿伟莱穿上了游泳衣到小河去游泳。



维波尔跟在芬茵的脚后。当她在小河中蹚水时，他也跟着她蹚水。维波尔发现水很凉，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温度。所以当孩子们游泳和戏水时维波尔就在小溪旁的泥里打滚玩，因为那里既暖和又潮湿而且还很滑腻，非常快乐。

每日都很愉快，每晚都很宁静。

农民们把维波尔叫春猪，是因为他生在春天。当他长到

第五个星期的时候，阿雷伯先生说，他已经够大了，应该卖掉。芬茵伤心极了，她哭了。但是她爸爸坚决要把维波尔卖掉。那时维波尔的食欲已经大增，除了吃牛奶外，还吃一些残羹剩饭。阿雷伯先生再也不愿意喂养他了，再说他已经把维波尔的十个兄妹全部卖掉了。

“他应该走了，芬茵，”爸爸说。“喂养一个猪崽你已经从中得到了乐趣，但是现在他再也不是猪崽了，应该把他卖掉。”

“给扎卡曼挂个电话，”阿雷伯夫人向芬茵建议。“你叔叔，荷麦，有时也养猪。如果维波尔可以到那儿去住，只要你喜欢，你可以经常去看他。”

“我应该向他要多少钱？”芬茵想知道维波尔的身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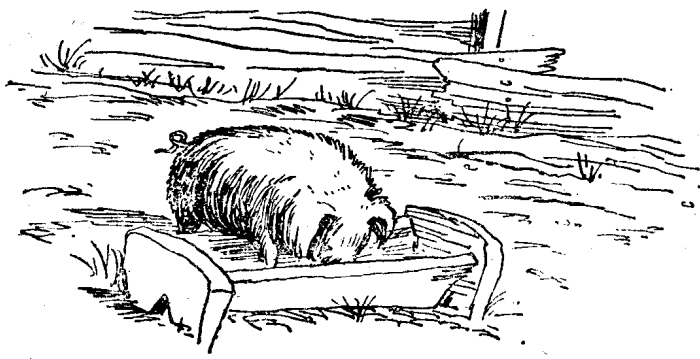
“好吧，”爸爸说，“他是个小不点。告诉你叔叔，只要六元钱，看他的意见怎么样。”

事情就这样说妥了。芬茵打电话给爱迪丝婶婶。婶婶找来了荷麦叔叔，他从牲口棚回来接电话。当听说只要六元钱时，他同意买下那头小猪。第二天维波尔从他的苹果树下的家里被带到了扎卡曼牲口棚的地下室，而且他就住在那儿的肥料堆上。

第三章 逃 跑

牲口棚特别大，而且非常旧。那里散发出稻草和粪便的气味。人们可以闻到疲倦不堪的马汗味，也可以闻到慢性子牛的呼吸味。牲口棚总是一片安宁，就好象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它散发出粮食的香味、马具、车轴的油污、胶皮靴以及新绳子的气味。每当猫吃鱼头时，牲口棚里还会有鱼腥味。但是主要是草味，因为抬头就可以看到大草垛。而且不断地要给牛、马、羊添加草料。

冬天，当动物在屋内度过大部份时间的时候，棚内暖得令人高兴。夏天，当大门朝着风口敞开的时候，它又凉爽得令人舒适。牲口棚内有饲养耕马的马厩，牛棚和羊圈，以及供维波尔用的猪圈。而且还可以见到牲口棚里应该有的一



切东西：梯子、磨刀石、草叉子、活搬子、长柄大镰刀、割草机、雪锹、斧把、奶桶、水桶、空粮食袋、以及生了锈的捕鼠器。这里是燕子喜欢做窝的地方，也是小孩常来玩的场所。所有这一切都归芬茵的叔叔，拉·扎卡曼·荷麦所有。维波尔的新居在牲口棚的底层，在牛棚下面。扎卡曼先生知道肥料堆是喂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需要温暖，朝南的地下室既暖和又舒适。

芬茵几乎每天都来看维波尔。她发现一个扔掉了的挤牛奶用的凳子。她把凳子放在靠近维波尔猪圈的羊圈里。在整个漫长的下午她都坐在那里，沉思着，倾听着，看着维波尔。很快，羊也认识了她，而且信任她。和羊住在一起的鹅也喜欢她。所有的牲畜都亲近她，因为她很文静，很友好。扎卡曼先生不允许她把维波尔领出去，也不允许她进猪圈。但是，他告诉芬茵可以坐在凳子上观看维波尔，看多长时间都行。能够靠近维波尔使她很快乐，维波尔知道她就坐在他的猪圈外边，也感到很幸福。但是他再也没有享受过快乐，没有散步，没有乘车，没有游泳。

六月的一天下午，当维波尔就快到二个月的时候，他走到牲口棚外面的一个小院内。芬茵没有象平时那样来看他。维波尔站在太阳光下，感到寂寞无趣。

“这儿周围没有什么好玩的，”他想。他缓慢地走到食槽旁，并且嗅了一下，看看午饭时剩下什么东西没有吃完。他发现一小块土豆皮并把它吞掉。突然他背部发痒，所以就靠在栏墙的木板上蹭蹭痒。当他感到厌烦时就回到了屋里，爬上了肥料堆。他既不想睡觉，也不想做窝，只是懒懒地站着不动。



“我就要长到二个月了，这地方真没意思，”他自语地走了出去，来到了院子里。

“当我离开这里，”他说，“除了进屋之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当我出屋时，除了到院子外，还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那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一个声音说道。

维波尔从墙缝看去，只见鹅站在那里。

“你不必总呆在那个又脏又小，又小又脏的院子里，”鹅